

二
林
居
集

二林居集卷中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壽瑞金羅先生敘

子讀詩至小宛之次章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作而歎曰。大哉敬乎。古之人所以修之于身而成教于家者。其在茲乎。故其首章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以言乎子道也。其三章曰。敎誨爾子。式穀似之。以言乎父道也。而其卒章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蓋出入起居。無所不用其敬也。且夫天之與人至備也。物有其官。官有其則。于是乎有五常德。推而行之。而有五達道。古之人誠知天

之不假易也。是以夙夜祇懼以基命。不以造次顛沛而有離
怠。夫然後百體效職而閭門順序。用能保其先人之慶。而利
賴其子孫。人道之隆。未有不由此者也。及其衰也。士大夫取
自適已而已。敗度敗禮。其行與天闊絕。不相屬。遂不能有其
身。不能有其身。遂不能型其家。以至父子兄弟之間。鬻然不
靖。而人道或從此替矣。聖人憂焉。于是乎述孝經。陳曲禮。納
斯人于中正之矩。至宋子朱子復推本二書之意。著小學一
書。以養其蒙。以厚其基本。而拳拳然總以敬身爲之幹。以爲
不由是則人道將無以崇著于天下也。雖然。習其書者蓋眾
矣。其能以是修之身。教之家者。未數數見也。而瑞金羅先生
獨以小學成教于家。蓋自先生之父則然矣。烏呼。其殆有合

于小宛詩人之志哉。先生之子有高服先生之教志古人之道。嘗與子定交于京師。及子既南還。具述先生行實以書來告曰。家君子今年七十一矣。將徧乞言于當世賢者。子其可以無言。子讀有高所述。則知先生服小學至孰。竊嘗有窺于天人相與之幾。因以發明古人事天之義。且以識先生所以自求多福者。正未窮已。遂書其說以質于先生。先生名讓。字敬上。自號曰敬亭。蓋先生之志也。

壽吳丈改堂序

吳丈改堂少以文章自豪。應科舉屢擯。于有司氣益盛。今者年已七十矣。每接人言論風發。神色軒舉。不知其老之將至也。今年春。丈與子邂逅紫陽書院。始與子定交。子時時爲丈

道出世法。會丈將就省試。聞予言。過而存之。然亦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及秋報罷。丈過子居。子與丈道出世法。如初翼日。當丈初度之辰。予未及知也。頃之。往詣丈。丈語子曰。日者別子而歸。深夜獨坐。尋思子言。而益知子言之然也。吾非徒然。子言又反而自求焉。而知子言之無不然也。吾所樂聞者。子言也。子益文其言。以壽我乎。予應曰。諾。旣而思之。予之所欲言者。予旣以言之。丈之所欲言者。丈又已習聞之。予將何以壽丈哉。丈亦反而自求焉。其可矣。

壽晚舍山人敘

子與瑞金羅臺山交。因以知新城魯絜。非絜非者。臺山好友也。已而絜非以臺山故。交于子。旣去。數以書來。且寄尊先生。

晚舍山人所爲自敘文而徵予言以爲壽予讀其文質而和婉而理蓋山人之善自狀也山人旣自敘已又戒其子以爲近世人子推崇其親往往好爲夸大之詞以自震暴是誣其親也是以其親爲不知誰何之人也夫山人不欲人子之夸大其親其于天下之爲人友而爲其友頌其親者其立言之義可知也然則予其敢以卮言進山人也然則予將質敘予之所以交絜非者以請于山人其可也絜非好古文予亦好古文予初未見絜非讀其文因而識之者久矣然絜非之治古文也專且勤而予則一出焉一入焉游焉而已矣顧嘗讀陽明王先生之書而有感焉東廓鄒子之謁王先生于虔臺也將求先生文以表其父先生顧日夕與之論學而鄒子遂

契中庸慎獨之愒。予自年二十餘。卽有志于先生之學。于今已數年。尚冥冥然。未有所發明。未嘗不慨然恨不生先生之時。與鄒子之徒。執侍先生左右。以靳其進乎斯道也。先生不可作矣。幸而世之志先生之學者。亦閒有其人。而予輒得引之以自助。若臺山其一也。臺山嘗道絜非好鄒子書。有志王先生之學。予因是益嚮之。及旣遇絜非。顧數與予言古文。而于先生之學。未之及也。旣別。與予書。乃始與予商略身心之事。予乃以予所嘗志于王先生者。復之。蓋予昔之所以嚮絜非者。固有在矣。吾友又有汪大紳者。于王先生之學。有聞焉。絜非亦心慕之。而未之見也。然予之復于絜非者。固大紳之所學于王先生者。而予嘗得竊聞之者也。絜非以予言進于

山人山人其有以詔予矣。

壽吳翁君信敘

吳俗好奢而饗宴尤甚饗宴之設自娶妻嫁女生子以及賓祭之事苟可以用其財者無不用而慶生日者爲尤甚夫饗宴而止于費財猶可也饗宴而至身踐于不仁不可也一筵之饌而費羣生之命大生小生屠腸剝腦不知其幾千百具也一箸之甘而費割烹調和之心羣生之含冤負毒不知其幾千百轉也若是而猶侈之以爲樂得不謂之不仁乎哉吾嘗聞君子絜矩之說矣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夫慶

生日者謂生之可愛也。愛已之生而不知物之各愛其生而戕物之生是辟也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已也。爲子者不知此義而致之于親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也可乎哉。子年二十餘始持不殺戒已而斷肉食者數年矣竊以爲仁人心也。人之道當如是也。每見戚友之家饗宴之侈輒爲蹙然不安于心思有以易之未能也。吳翁君信今年五十以仲冬二十三日爲初度之辰令子崧蕃先來告予曰吾父不欲其子效世俗之爲也將以饗宴之資均施之濟鄉鄰之飢者以粟予寒者以衣贖諸魚鳥而放之及期但供佛飯僧轉經禮懺而已子以爲何若予曰善哉此所謂仁也是真能慶親之生者也。惟翁既能以君子之道自待而崧蕃遂能以君子之道待

其親集善而止惡。反薄而歸醇。將于是乎在。雖施之天下可也。奚獨吾吳哉。願翁與崧蕃益自信而力行之。無怠無怠。翁故以賈起家。然好讀書。尤好讀朱子綱目。孰復于古今治亂之故。予嘗論上下數千年。兩言以蔽之。曰好生者必昌。好殺者必亡而已。推好殺之心。苟悛于已。而又何知焉。其究也。天殃之眾共棄之。推好生之心。一民一物不得其所。若負芒而蹈棘也。其究也。天祐之眾共歸之。其子家也。何獨不然。予嘗舉近取會。視鄉之孤嫠。不能自活者。歲周之。翁屬崧蕃捐千金爲助。卽其生平可知矣。其不爲天之祐而可爲則于眾乎。或曰好生之說信然矣。供佛飯僧。轉經禮懺。何爲者。予曰佛也者。覺也。覺也者。謂能徹證乎生之原也。生之原則無生之

謂也。無生也。故無不生。夫紹佛種者。僧也。傳佛心者。經也。以世閒功德。回向菩提。歸命三寶。舉無不除。福無不至。則禮懺之愔也。夫何疑哉。子于翁之好生。而卜其家之日昌也。又欲以崧蕃之所以慶翁者。爲吳人式也。因爲文以敘之。

壽吳翁君信第二敘

吳翁君信。予爲文以壽之矣。道翁之善。又言令子崧蕃。能推翁之善。慶翁之生。有以超乎世俗之爲人子者也。已而崧蕃復告予曰。子之文。吾將篋而藏之。而不敢以示人也。疑其炫已之長。暴人之短也。是吾父之所甚懼也。且今之所謂善。特涓涓乎爾。吾父之志。將不止于是。閱十年而益之。又閱十年而益之。若川之盈科而進也。若江湖之湯湯而達于歸墟。

也。夫而後以子之文播之。其可也。乃今者其不可以遽也。願子之更爲之也。子應之曰。善也者。天下之所同也。非己之所得私也。無善而環之。與有善而匿之。皆私也。君子樂道人之善。道其善也。非道其人也。道天下之善也。非道其人之善也。何炫之有。雖然。翁不以今之善爲可偶。而思以永之于無窮。是將永己之壽于無窮也。子欲永翁之善于無窮。是將永翁之壽于無窮也。無己卽子之言。而引伸其志。可乎。善無窮。要于不已。云爾。壽無窮。反于無極。云爾。下善彊善彊者二之中。善勤善勤者執之上。善純善純也者。不已之謂也。是故下壽壽形形數生數滅者也。中壽壽想想有生有滅者也。上壽壽神神不生不滅者也。善至聖而純。故惟聖人爲能窮神也。窮

神者窮無窮者也。窮無窮故壽無極。彊善之善下壽歸之。勤善之善中壽歸之。純善之善上壽歸之。善其因也。壽其果也。未有欲壽而不由善者。今翁之志其不以彊善自畫也。審矣。由彊以進于勤。由勤以進于純。其未可量也。吾又焉能測其壽之所極哉。斯理也。其以播之吳人。傳之四方。奚不可也。復書以敘之。

壽章母沈孺人敘

吾友章君光重。沈文愨公之外孫也。母孺人。早歲而寡。食貧撫一遺腹子。三十餘年。迄于今。孫且長矣。予聞吾友述孺人行事。不覺肅然心動也。其言曰。孺人性純孝。事母俞夫人至篤。先府君贅于沈。孺人時時往覲舅姑。舅姑謂之曰。吾有媳

三人而汝母止一女可畱事汝母無以我爲念故孺人得長事俞夫人文慤公有遠行孺人奉母居二十餘年溫溫若處子俞夫人年老治家勤孺人每候俞夫人既寢秉燭操作或勸以少休孺人曰且或偶忘之且復勞我老人也俞夫人自奉薄晚而長齋孺人自治果蔬蔬進之必曰此某人餽者然後食之孺人每痛先府君早世文慤公又遠離輒屏居下涕淚見俞夫人則歡笑如常及俞夫人病吾舅從文慤公子京師獨孺人在側旦夕不離牀蓐及卒煢煢悲號一燈熒然相顧無人色比終喪夢寐中時復呼母不置也其事舅姑之日淺然其居喪也如喪母然爲人善退安淡靜耐艱苦至老如一日吾友所述如此今年孺人年七十吾友告予曰欲得

子文以壽吾母。余頰而思之。曰。吾安能壽孺人哉。孺人蓋有以自壽矣。孺人之所以自壽者。孝而已矣。試推言之。聖人孝乎天。其壽以天爲量。聖人肖天也。天孝乎太極。其壽以太極爲量。天肖太極也。至于太極壽斯無量矣。極于無量者。孝也。孝之德本無量者也。孺人既有以自壽。壽親以無量者。又人子之心也。故敘吾友之所述。以爲孺人壽者如此。

題引

忠義編題辭

天有正氣。奮爲風霆。風霆至敎。品物流形。人有赤心。發爲忠義。非古非今。塞乎天地。恭惟漢壽虎視三分。嚇魏若鼠眈孫。如蟲炎精失光。麥城喋血。一日之殞。千秋之烈。玉泉舍宅。鹽

池攘妖或屈或伸大用方昭匹馬橫行入儒入佛轉眼無蹤
了然超越自朱而降位號日隆偶王偶帝電光閃空不舍眾
生由斯宏願如響在山如春在榦誰尋遺迹白日照臨凡百
君子慎爾影衮

募修城東皇華橋南北唐路引

城東之水自葑至婁當南北舟楫之衝其唐岸可數里挽舟
人及負販者往來不絕歲久岸圯道不治每時雨泥濘渙夜
月黑行者多顛仆鄉之人謀築而新之改土爲石竝治新街
爲長久計而屬予引其端冀遠近諸長者樂得而助之也予
斂手而俯曰善哉善哉此仁人之用心也夫仁不仁之分視
乎利己與利人而已矣求利人者不知有己也求利己者不

知有人也。不知有人者。彼將外人以爲己也。外人以爲己。是舍大而取小也。舍大而取小。不利孰甚焉。求利人者。不知有己也。不知有己者。彼將合人以爲己也。合人以爲己。是化小而爲大也。化小而爲大。利孰甚焉。是故仁者之利人也。如足之步。目如手之護頭。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謂有利于目。而不利于足者乎。謂有利于頭。而不利于手者乎。無有也。何也。一體故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之謂也。誦夫子之言者多矣。予將于是舉觀諸長者之用心焉。爲之說如此。

募修瓦屑涇永福橋及隄工引

葑門外東南一里許有邨曰蕩裏邨。有水貫之曰瓦屑涇。跨涇之北有橋曰永福橋。民之居于是邨者五百家。出入必由

焉。子友閱子佩芳平生樂善。一日以事至邨。見其橋且圯。橋北有隄。卑而隱。不足以禦水漲。時行者甚艱。居人屢謀修築。以乏財輒中輟。閱子慨然歸而謀諸錢子義山。鄒子蕃侯。二人者皆欣然願爲之倡。已而過子以告。且邀子往視之。曰。願有引也。復言市有龜滿缸。且就歿。欲活之乎。子曰。諾。翼日閱子具舟。約范子調元。傅子學淵。與子同載。復往邀尤子士莪。不果來。遂出城泊徐公橋下。買市中龜。得千餘頭。鰕。鱖之屬。倍是過。覩渡橋。悉縱之水中。折而東。稍北入瓦屑涇。泊舟至一小庵。旁有陳公祠。陳公者滄洲先生也。土人爲言陳公之爲蘇州知府也。初莅任。夢入一邨。居人皆哀號求救。覺而識之。偶微行出郭外。適至是邨。時邨中五百家悉病瘟。路無行。

者陳公悟所夢卽爲治辟瘟丹歷邨中徧授之家給米三斗
于是瘟者皆立起感公之德肖公像而祀之春秋報賽如社
稷禮祠之南爲隄遂沿隄至永福橋度橋工旣而登舟子語
諸子曰陳公一夢所感而活者五百家吾儕所處下功之所
及誠不如陳公乃其心則烏能已也一人之心不能已卽一
人爲一陳公可也人人各有不能已之心則合人人爲一陳
公亦可也然則今日之舉吾儕卽欲自異于陳公得乎諸子
皆曰善于時縱棹出朝天湖白雲蒼茫水日吞吐已而眾烏
投林吾亦言歸篝鐙作引用諗同志

惜字會引

字者孳也言其相生無窮也相生無窮者天之心也人之道

也。字之作以正德也。以達情也。以章往而察來也。故夫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莫字若矣。寶而惜之。天之心也。人之道也。毀而棄之。逆天心。悖人道。利之所不屬。而害且隨之。烏呼。可不戒哉。

文星閣重整放生會引

文星閣放生會肇自先曾祖南昀府君。迄今數十年矣。乾隆三十九年。始闢放生池于南園木杏橋。畜生魚爲獨盛。而閣中別藩隙地。養羊豕雞鶩之屬。滿則送之雲棲。頃四五年。閒歲靡食料錢。至六七十緡。而與會者落落不過數人。罄所入猶不能足。則魚鳥之得蒙其利者少矣。今擬重整前會。糾司月十二人。人持簿一本。歲募人出錢三百六十。十之得三。

千六百爲一股積十二股得錢四十千有奇隨時買放生物有餘則以充食料闕則募它人爲代如是漸增倍蓰無算歲以二月三日通名于桂香殿冬盡則請僧誦經回向西方淨土俾施者受者作長壽因種菩提果但能盡壽爲期勤行匪懈其爲福德不可思議弟恐諸仁者偶發善心旋復退墮察其根原不無蔽障約舉大槩釐爲八條勿謂迂談幸垂聽覽或謂性有五常道兼萬善惟茲濡沫之恩豈合含宏之量不知五常之德惟仁最先萬善之門惟愛斯溥舍一半信可保民放一麀果堪託國愛我生而及彼生斯爲絜矩止我殺以救人殺是謂推恩覆簣終必成山涓流何難到海

或謂自親及民自民及物等差旣別緩急宜分不知禍莫慘

于危。亾施莫先于散。斃卽今耕鑿之民。久離于湯火。自昔刀
兵之劫。孰慘于庖廚。向涸轍而驚心。忍吝一杯之水。過屠門
而大嚼。誰聞半夜之聲。

或謂天生飛走。本以養人物。實蠢頑放之何益。不知天惟普
覆。人畜齊觀。物盡貪生。自它一體。如謂以肉養人。不啻要生
蔬穀。將欲貴人。賤畜。奈何。自比豺狼。苟仁術之未充。亦兩閒
之棄物。不知責己。莫矣。窺天。

或謂易尚大烹。禮崇特殺。旣釣弋之弗廢。寧魚鳥之堪憐。不
知樂奏九成。虞廷有率舞之瑞。網開三面。商書垂咸若之文。
惟量擴于靡遺。斯澤流于罔外。所以賜生必畜。依然疏水之
風。拱雉有心。邈矣山梁之作。儻殺機之未盡。何大德之能充。

或謂一方之內一日之間所殺甚多所放甚少以此準彼曷能相救不知大旱之年一渠之水亦可活數畝之田大寒之日一領之裘亦可甦一人之命始以生而護殺繼轉殺以全生但使願力堅牢決定諸魔退散

或謂居常食肉此日放生一暴十寒于事何補不知右手扶人左手扶人扶者之恩稍可抵夫扶者之毒千日誑佛一日念佛誑者之辜猶可消于念者之誠但生機之勃發卽天理之昭彰惟當舍舊以圖新豈可順流而不反

或謂檻籠甫脫而弋伺于林網罟乍離而餌垂于岸直進退之無門雖慈悲其曷濟不知臨洩之囚但願緩須臾之死再生之賜亦已游覆載之寬殺者自殺固定業之難逃生者自

生庶此心之克盡

或謂惻隱所萌祇由乍見生滅既盡乃契真如何容著相而求豈識無爲之道不知乍見之心本來常住惟常住故不緣對境而昏真如之法不舍有爲惟有爲故不墮偏空之執苟定作無爲之解亦何殊著相之愚斯邪遁之所歸必破除而毋惑

題南濠放生會冊

唯天大生唯聖好生生生不已天人合併殺機乍發平地火
阮鑊烹鼎薦血肉縱橫洪鈞一氣何怨何爭舌根作怪只爲
杯羹昔人有戒見殺聞聲不聞不見莫昧本明本明不昧生
理流行雲游川泳日邁月征師儔之惠池魚既盈師孔之畜

寢訛弗驚。胥江日煖。萬象光晶。我生物生。同享太平。

跋尾一

書鄧自軒先生集後

予往在京師。得交于瑞金羅臺山。臺山道鄧自軒先生之爲人。私心識之。不忘。旣而臺山自瑞金來蘇州。出先生文集示予。曰。子能知先生讀先生書。其可以無言。予讀先生書。誠服之。欲出一語以贊先生而不得也。八月旣望。後獨宿小園中。夜起立倚檻。于時白雲在天。明月在水。清風在廬。寒香在樹。遂誦先生詩曰。處處桃園處處津。不知誰是武陵人。從今懶向漁郎問。鎮日窗前睡頻。蓋從容乎樂也。越翼日書之先生集後。以復于臺山。

書宋二崖集後

予讀二崖書觀其處父子兄弟朋友之交烝烝然油油然切切然其天性有如是者矣其見人之善也若在其身而必欲成之也其見人之不善也若在其身而必欲去之也推二崖之志殆將成己之善以施諸家成家之善以施諸國與天下其感而應焉者時有之矣顧曾不得大取效以歎惜哉予少時竊嘗志二崖之志十餘年來日以善勸諸人人之應之者落落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予不敢薄視天下人柰何而不自反也而二崖其不可及也已

書顧書百秦誓論後

聖人之心直心也聖人之道直道也直心故無好無惡以天

下之好惡爲好惡。直道故無是無非。以萬世之是非爲是非。聖人之于春秋也。以杼萬世之是非也。其于詩書也。以明天下之好惡也。詩以道情性。好賢而惡不肖者。情性之大公。故周之興也。以關雎。其亾也。以節南山。書以道政事。用賢而去不肖者。政事之首務。故堯舉舜而天下平。舜放四凶而天下服。三代之衰。知此義者或寡。而秦誓獨能漢明乎賢不肖之狀。而正用其好惡之情。故夫子錄之于書。其義則易之否泰如夷備矣。明乎易詩書之大指者。乃可與定春秋之是非。無它直而已矣。後之說經者。如商鞅之治國。如張湯之慮囚。適以成一己之私爾。其可通于天下萬世乎。

書李誠齋行述後

紹升與李禹定交。習聞其尊公誠齋先生修身積善可師法。嘗一見先生。挹其容。退而心識之。先生沒。得行述讀之。視昔所聞。加詳焉。先生嘗言。寧人負我。我毋負人。已而曰。弟言人負我。我已負人矣。善哉。言乎足以教厚矣。予往者。與世游動輒見人之不善。由今思之。人固無有不善者。見人之不善者。吾有不自見者也。恨不早聞先生言。于是乎書。

題任生文田詩卷

仕生文田。淡恬寡嗜欲。好養生家言。好治古經說。好爲詩。從予游。且十餘年矣。予時時與之言。古先聖賢治心之方。導之以默成之愼。其于詩。固未暇及也。客歲冬杪。生來謁予。出一卷詩相質。中間意到之作。往往造王韋門庭。其性情之際。有

適相契者。非獨虎賁之似而已。因爲略加汰別。存其完好者。若干首。東坡先生云。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響開。此則予之所欲進于生者。又不枉區區章句閒也。

書雙節堂贈言後

子友羅子臺山。數爲予言蕭山汪子煥曾之爲人。汪子早喪父。有二母者。王氏徐氏。能自厲節。成汪子之名。汪子思所以報二母。亦將揚二母之名。俾天下萬世無不知有二母之節也。于是有雙節堂贈言之集。噫。汪子之志則勤矣。顧吾聞之大孝尊親。尊之云者。謂尊其親之名乎。抑不僅以其名乎。名者。風力所鼓。生謝無常。不可恃也。君子之致于其親。則有其實矣。實者何人之生也。以道受命。順而由之。萬善以興。默而

成之萬感以寧。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新新不已。以基命凝道。夫然故能成其身。能成其身而後能成其親。成之也者尊之也。尊莫尊于道。尊莫尊于命。天無二命。人無二道。母子一體也。古今一息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名邪實邪。願與汪子辨之。

書教諭喬先生傳後

予年二十餘始有志于古人之學。與吾鄉陳先生和叔游。以文章氣節相砥厲。而陳先生于時方不悅于里黨倡浮言相訾警。至陷之縣獄。廬而得免。時寶應喬先生敬伯官吳教諭。獨與陳先生過從甚密。因陳先生以知予。而予乃得與喬先生游。喬先生爲道其平生。蓋猶及見朱止泉顧昀滋諸先輩。

皆相從問學。復道其受業師王先生子中。續學力行。仕于朝。進退以禮。予因得次弟讀諸先生書。而喬先生亦從予索觀。先曾祖南昀府君書幕府君之風甚篤。自予入世以來。所見士大夫求如喬先生之用心者。何落落也已。而喬先生去官歸。而予往來南北道。竇應非有急必過喬先生。喬先生扶杖送予至河干。款語久之。乃別。于時陳先生已下世。予初過喬先生。壁間張陳先生所書東方未明之硯歌一幅。再過則軸而藏之矣。其于陳先生如此。喬先生官吳時。見諸生輒導以古人之學。取舍進退一制以義。至老益好學。四書一編不釋于手。將卒前一夕。猶與其子論易義如常時。其爲人如此。喬先生既歿。且二年。其子士宗至吳。謁家君呈事狀。請爲之傳。

且以予嘗爲文贈喬先生。俾書之于卷。予前所爲文已不復省記。乃論次往時所以交于喬先生者。系之傳尾。以復于士宗。

題止庵李先生望雲遺照後

予嘗受業于芸圃李夫子。讀夫子所爲倚廬艸。蓋在止庵先生棄養時作。纏綿惻怛。入人肺腑。以是知夫子之孝也。後三十餘年。夫子復以止庵先生望雲圖見示。讀前輩諸公題跋。又以知止庵先生之孝也。烏呼。形端則景直。原淡則流長。豈非然哉。望雲之悵道之者詳矣。予更有說焉。雲之去來。其無常者。爾孰知夫雲來而不與之俱來者乎。孰知夫雲去而不與之俱去者乎。道莫先于知止矣。得止而後有常。不與

以已不遷于物淵淵爾浩浩爾箇何去來之足云通是說也。雲無去來故親無去來親無去來故吾所以致孝于親者亦無去來一日如是百年如是盡未來際亦復如是是之謂達孝質之夫子以爲然乎否也。

書李氏家訓後

易家人傳曰言有物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是故觀其教于家者而所以修于身者可知矣觀其筆之書者而所以存之心者可知矣陳萬年教子一譚聽者至頭觸屏風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豈不信哉遜菴先生著家訓一編多切于持躬處世之道而尤以學問爲兢兢是固子若孫宜世世服之無斁者芸圃夫子出以相示俾題數語以示後人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家之興替。身之否臧。念與不念而已矣。讀者其省諸。

仍同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七終

二林居集卷八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跋尾

書二先尚書公集後

先尚書公衡刻詩十六卷文八卷久行于世王光祿鳴盛品公詩以爲中聲所止魯進士仕驥稱公碑版之作軼有明一代而與虞伯生埒其言俱不爽尺寸而黃常州永年則謂公身都通顯淡然若弗有其所存固不獨在區區文字間亦各有見云爾也公之詩文每喜人彈駁輒隨手刪改其相與商量去取者汪子縉羅子有高二人而已然當公在時迄未有定本公旣卽世而羅子已先逝汪子亦時時臥病

不肖苦幽餘生重錄。公先後詩文屬王子芑孫評點一周。頗有淘汰。而汪子元亮覆勘詩卷詳審有加。既兼收羣益。復裁浚于衷。合存一十八卷。仍屬汪子縉總而敘之。于今又十年矣。僧舍掩關久。拋文史塵封故篋。蠹蝕是憂。于是屬江生沅釐正點畫。付諸刻工。始關逢攝提格之秋。八月。閱明年冬十二月。乃克終事焉。祭義之言孝也。曰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夫心志嗜欲之所醞。與聲色之所流。其久而不磨者。孰有切于文字者乎。讀公書以窺其厓略。其在朝有羔羊委蛇之度焉。其在鄉有賓筵溫恭之望焉。其達之倫類施之金石有烝民懿德之好焉。光風所被。與物偕春。雖邈不相屬之人。猶足使流連慨慕于無盡。而況親爲

其子者乎。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不肖之懷，則何能已矣。遂著其校刊緣起于後云。

書汪子三錄後

唐人詩云：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予讀汪子三錄而悲之。烏呼！汪子已矣，而其書具在。鑿鑿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如蔓苓之可以去病，由乎蕩平正直之涂，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苟有得其意而見之行事者，躋斯人于大同之世，無難也。烏呼！世界無盡，願輪無盡。汪子未了之心，其亦將有待乎。然而未可知也。傳其言以告天下萬世，此吾黨之責也。所以爲天下萬世計也。于汪子何有哉。

三錄初成，最先屬予點勘。予謂自周末以降，二千五百年述

作相望其閒酌古鏡今繩切利病者代不乏人然淵原所自未有若是之深且長者也三錄中下錄最完好上中二錄時有出入而繩郇中主張王伯竝用之說尤爲駁雜輒爲指其得失已而羅子臺山見之賞其獨到處得未曾有兼繩削其不合其準孟之一繩郇之二三四皆臺山所點纂也其餘閒有指摘未盡審定汪子旣歿予覆勘一過竊取臺山之意削其瑕累補其罅隙最後張生觀瀾讀之作質疑三篇亦有所匡正量加采擇俾成完書豐城之劒拭以鬱陰之土而其光倍發予之所以不負歿友者其不在此乎

書汪子二錄後

莊生有言逃空虛者聞足音蹵然而喜矣豈不然哉往予求

友于天下最初得汪子大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迄于今蓋三十年矣汪子善著書其書出入于儒佛及周秦諸子而二錄之作則一以儒爲宗自隋迄明諸老先生異同之愐往往能啟其關鑰而通其隔閼儻所謂已見大意者與烏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如汪子者又曷可少哉後之覽者亦有繹其言通其意而以身究竟之者乎此汪子之心也書其尾以告之

又書格物說後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是格物第一義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身以心爲本指其動于彼者言之曰意指其覺于此者言之曰知其實一心而已矣心無方而寓于物形而

爲百體分而爲五倫皆物也。有物必有則明乎不二本也。格

者量度之也。

本文選通命論
注引倉頡篇

卽物以達其本所謂致知也。知

本則知至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若汪子之言格物也吾惑焉。其引易繫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是爲格物之證不知此乃聖人開物成務之功用而非下學所有事也。下學之事在反身而已矣。萬物皆備于我明萬之不離乎一也。反身而誠舉天下之物莫逃乎我矣。今曰萬物之理散殊于天地者無窮吾心所知者未盡必窮盡萬物之理而後可以反身而誠夫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果何謂邪。吾道一以貫之在反本而已矣。吾見今之爲格物者焉。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

三代典章律算讖緯之術無一不精研而力究之彼固以此爲數殊之理也。及究其所謂一以貫之者輒茫然自失。是果大學之教邪。汪子平生論著其于本末之敘亦既瞭然矣。獨是說狃于補傳不免彼此牴牾故不可以不辨。朱子語錄云切已工夫若只汎窅天下之理不務切己卽程子所謂游騎無歸也。又云若能于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者箇道理方是棧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亡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按此二則較補傳要切古本以知本爲知至正是此意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跋

范文正公以天下爲己任其出守嚴州乃首勸子陵祠作記以張之此種心眼類非功名之士所能及也。所書伯夷頌心畫森然于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其亦有曠世之感邪。有

伯夷之清斯可語于伊尹之任。非公孰足以幾此。子與公後
裔交十餘年間。再獲展卷。承屬題其後。謹書數語還之。

朱子與陸放翁手帖跋

予初見此卷于石唐橋李氏。淺知非晦翁不能作。其神明之
際。沖然粹然。所謂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行墨
間。仿佛遇之。遂屬一感。好宛轉購得。質之賞鑒家。疑信參半。
其後于張少儀家。見朱子與南軒手書。于陸孟莊家。見朱子
論語顏淵集注。稟本。往往似魯公坐位帖。與此三帖如一樹
所生。萼萼相肖。不可以人力爲持。以示人。而後疑者盡釋。夫
書其一甄耳。然閱歷不淡。則雖所見灼然。猶不足以共信此。
知言之功。所貴充之以集義也。

此卷舊題朱子與陸放翁札。攷放翁仕高孝間曾任樞密院編修。其後出判諸府。累遷江西常平提舉。召還。主管成都玉局觀。朱子提舉浙東。以淳熙八年十二月到官。明年七月出按台州。第一帖所云力疾南去是也。九月以爭唐仲友事改除江西提刑。卽解職去官而歸。第二帖所云以舉戾遠行。迤邐南歸是也。十月復有江東之命。力辭且乞奉祠。第三帖所云再辭未有處分是也。其時放翁適奉祠家居。所云昨發會稽。遂不詣違。以時地校之。題字不爲無稽。但未得確證耳。葉跋三公二字當是三山之訛。鑑湖上有三山。放翁遺宅在焉。見山陰志。謝跋以帖中歸來語在癸巳十二月與年譜不合。乃是壬寅十二月爾。卽宮觀之

詔亦是癸卯。非癸巳也。

楊鐵崖先生手書紀夢篇跋

鐵崖先生當易代之餘。苦辭徵聘。至以蹈海自誓。不得已。一至京師。仍以白衣乞歸。其大節皎然。不僅風流翰墨。烜燿一世而已。其書疲逸通靈。不染人間煙火氣。所謂君身有僊骨者邪。紀夢篇情事歷然。洵非假託。然海棠城主授記鐵崖。十九年後當來受代。而鐵崖年七十五而終。卽紀夢之明年也。臨化時撰全歸堂記畢。曰。九萼伯潘君迎我。擲筆而逝。九萼伯與海棠城主。明是兩人。意鐵崖先受九萼之招。十九年後。乃當補海棠城主。爾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天上人間。其爲喬木也多矣。直可信宿焉。而非究竟地也。欲求究竟地者。

尚安取中涂之樂乎哉。

書有明諸大儒手帖目錄後

右諸先生手帖其十一首予自向學以後讀宋明諸先生講學書樂其道不獨論其世而已其于諸先生流傳翰墨零章斷句必多方搆取寶而藏之最初得白沙先生手詩二卷已而得晦翁先生書問一卷其自陽明先生下逮念庵荆川少湖南臯少墟涇陽景逸石齋諸先生積二十餘年悉意訪求始克合成此冊蓋其難也烏呼去諸先生之世且三三百年矣後生晚學尚得從朽蠹之餘稍窺見當年娓娓日新之業及與人款曲之誠而又于一波一磔間如見諸先生折旋俯仰中流自在之樂豈不幸哉爰爲之目而識其緣起如此亦

使聞諸先生之風者知感而興也。

有明諸書家手帖跋

明初書家大都以松雪爲宗。圖美有餘而風骨漸損。成化宏治間。館閣諸公始能自出機杼。不相蹈襲。而西厓匏庵守谿爲傑出。嘉靖以降。支山思翁輩。專門名家。與宋元之能者相雄長。所謂用功渙而收名遠者。非邪。諸公手帖散落人間。眞僞錯出。予旣涉歷有年。頗知簡別。擇其灼然可信者。得若干首。其次焉者。以時之先後附之。子亦有言。執射乎。執御乎。吾執御矣。天下事未有無所執而可幾于成者。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又非執之一言所能盡矣。其于諸公以爲何如也。

袁氏所藏王孟端墨竹卷跋

袁氏舊藏王孟端墨竹卷後系絕句二首贈袁先生文理續以楊文貞公送行詩其詩俱載袁氏譜中卷已久佚又愷別購得此卷屬錢少詹補錄孟端詩而以楊文貞作屬予書之袁先生以湘陰一典史見知于夏忠靖薦知遂安縣其治行載湘陰吳縣志中文貞詩鄭重期許其有以信之矣彼不自樹立泯泯然無聞于後者雖有賢子孫曷以永其無窮之慕哉。

白沙先生手書跋

昔曾大父家居時有婁東王來清陷冤獄曾大父爲白其冤于大吏得釋王進百金爲壽卻之乃更以白沙先生草書進曾大父喜受之記之以詩再傳遂失去予讀先生詩

有云客來索我書。穎禿不能供。茅君稍用事。入手解神工。又云東園集茅本。西嶺燒松煙。疾書澄心笺。散滿天地閒。知先生作書尤善用茅筆也。曾大父詩盛傳先生書法之美。予因知慕先生書。而又頗憾不見先世所藏。往來于心而不能置。今獲此卷。江門風月去人不遠。察其起止。蓋用茅筆書。然究不知視予先世所藏何如也。

先生之學脫略見聞。期于自得。康齋門下或以禪議之。然先生故不諱言禪。睡起詩云。無奈夢霄畱。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贈鄒吏目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寄張廷實云。胷中一部蓮華經。江雲浩浩江泠泠。非誠好而樂之者。何津津若是邪。今觀此卷鐵關述。先生居母喪。飯僧講經。類

非世儒所樂聞者。烏呼。此則先生之所自得也。

予續得先生所書慈元廟碑石刻其結體。與此卷絕類。然過于勁直。風韻頗減。此則勁而婉直。而和。可以徵先生之養焉。

跋王文成高忠憲手帖

右陽明王先生梁谿高先生手帖各三件。合一卷。王先生書如踞太山之頂。挹東海之波。醺墨于太虛空中。擲筆于閭浮界外。一戈一磔。具出化工。高先生書周規折矩。中流自在。往往得鍾太傅遺意。其生平論學也亦然。從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去。其王先生之謂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其高先生之謂與。兩先生之所以異者如此。然而王先生曰致良知。高先生曰性善。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而其要一由乎心悟。兩先生之所以異而同者。又如此。不知兩先生之學者。不可與論兩先生之書。

昔我高祖長寧公。生平出入僊釋。晚讀高先生遺書。始一意歸儒。作志矩齋讀書圖以見志。曾祖侍講公始從長寧公受高先生之學。旣而篤嗜王先生書。有詩云。性靜何妨解學僊。眼明不用詆參禪。乾坤許大能容我。且向陽明古洞天。又嘗得高先生手書程子四箴。以冠讀書圖。徧乞文于當世作者。今斯圖尚存。而四箴已不可見矣。摩挲此卷。粵原如故。誰其偕我而問津者乎。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不獨發陶公之喟已也。

陽明先生詩卷跋

予嘗得陽明先生與諸用明手帖蓋在郎官時作自以學未成而歲月不待欲作歸隱計未幾遷南太僕少卿轉鴻臚卿尋以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是卷所錄詩在滁州及南都作時方游歷顯職而林壑之思終不能以暫釋何邪夫君子之學素其位而已出處奚擇焉然在孔門若閔氏漆雕氏往往逡巡咨且而不肯一試誠有以自審矣學者苟未至于不惑之地其于作止進退閒殆不可不早計也鐵夫以是卷索題神鋒清削與手帖絕類其意旨亦有相發者故推論之

跋陽明先生與徐曰仁手書

此陽明先生巡撫南贛時與徐曰仁書時南贛汀漳山賊大

熾剽掠四出無寧歲先生以正德十二年正月旣望開府贛
州設門牌選勁旅旬日間督兵進勦連破賊巢不三月奏捷
逾年而定此書之作正當軍書旁午中調遣方略具見端
緒而慰存故舊訓勉子弟款款如平時可謂好整以暇矣明
道有言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其先生之謂乎它日與人書曰去山中
賊易去心中賊難夫苟不去心中賊而能知飲水曲肱之樂
者未之有也此書不載先生文集陸君孟莊出以屬題爰推
本先生之所存而申論之如此

跋李文正王文恪字卷

有明中葉諸宰輔以文章領袖搢紳者李文正王文恪二公

而已。二公在武宗朝。值劉瑾用事。或去或不去。人以是爲二公優劣。其實不然。文正親受孝宗顧命。不一年。劉謝諸老相繼被逐。國是勢如人心恟懼。賴有文正維持保護其間。故諸老得安全無恙。轉瞬雪消。見現公道復伸。不然則鉤黨禍興。不俟天啟之世矣。福清去而楊左逮。茶陵畱而逆瑾誅。誅瑾發于楊一清。楊嘗得舉李實救之。賢者之繫于國。顧不重哉。王之地望稍後于李。旣數與瑾忤。度不能有所補救。卽卷而懷之。斯固保身之哲也。二公翰墨俱妙。絕一時。子先後得之。聯爲一卷。因附論其末。

跋邵文莊公手書卷

二泉先生有言。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迹先生生平梗

槩誠不愧斯言。而其爲書。乃酷肖顏魯公。先生與魯公所遭不同。其挺然自樹。不爲權勢所撓。求盡乎士夫之實者。寧有異焉。學魯公書者。甚眾。然能肖魯公者。卒鮮。無它。本之。不立。而求枝葉之榮。不可得也。此卷詩箋二幅。游衍自在。尺牘二幅。尤磊落有奇氣。其體脈俱自魯公出。世間人欲學魯公書者。亦求爲眞士夫而可矣。

跋張東海草書千字文

莊子內外篇。司馬氏史記從橫開合。變化無盡。然其規矩天成。不煩繩削。一絲游衍。首尾貫徹。非心知其意者。未易讀也。藏眞草書。分明得莊馬遺意。語其神妙。如千斛之舟。乘風破浪。倏忽萬里。不可以人力與。然而左之右之。柁不離手。柁者。

何規矩之謂也。未有舍規矩而可語于神妙者也。東海此卷奔放之中，不失尺寸。一氣所鼓，出奇無窮。斯真具體藏真者矣。

跋荆川先生詩卷

荆川先生詩，早歲學初唐，中年以往，屢倣寒山擊壤。與人書曰：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胃臆。如諺所云：開口見喉，隴者使後人讀之，如見其真面目。此爲上槩文字。今讀此卷，天真自然，信所謂直寫胃臆者。而其氣體又頗似王孟、蓋嘗學寒山擊壤者，正不在區區形貌間也。先生律身嚴苦，兩度投簪耽閒味道，蕭寂之懷，多于吟詠中見之。其書從章艸出，往往從橫馳騁，不可控制。而此卷折旋俯仰，不失尺寸，與其

詩相類尤可寶玩也

祝支山游僊詞卷跋

楊少師書神僊起居法正如光音天人初下生時飛行自在非食地肥者所能望其肩背也支山此卷翹首丹梯游神廣莫其手挽閒亦遂珊瑚輕舉庶所謂精氣入而羸穢除者經言純想卽飛必生天上此其證矣又況乎以無作妙力莊嚴佛土者哉

祝支山書稼說卷跋

朱子詩云昨夜谿邊春水生蒙鱸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學道人到此地位方得自受用三昧予所心期焉而不能至者也支山書往往得此意思非所謂

進乎技者邪。閔之灑然汗下。

祝支山手書譙樓鼓聲記跋

祖士稚夜半聞雞鳴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此志士之心也。杜子美宿龍門奉先寺詩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此道人之言也。然士稚擊楫渡江。銳意恢復。功雖未竟。卒歿以忠誠爲不負初心者。而子美流離患難。老子幕府。耒陽一宿。卒以酒肉隕其生。是其所謂深省者。俄頃之間。且與鐘聲而俱盡矣。支山此記。歷敘孤臣孽子。勞人思婦之情。惟以狀鼓聲之懷感而已。其亦有如士稚之聞而起舞者乎。其亦有如子美之聞而深省者乎。則固未之及也。夫徒有是心而不克充其所至。猶不免爲涂巷之人。而況乎其邈不相涉者哉。烏呼。

此支山之所由僅以書傳也。

袁氏所藏祝支山懷雪記手卷跋

支山爲袁先生臣用撰懷雪記推其皦然不滓之操不特希風遠祖且以孔門顏原諸子期之其立言亦不苟矣予則謂雪之用也達羣萌滋瑞麥消瘴癘釀春陽其有功于斯人甚鉅然而來無所從去無所適起滅于太虛空中杳然莫測其終始豈非所謂神妙萬物者與通是道也顏原之高標邵公之清節令人凜然肅然要其在太虛空中曾不能以一瞬是則有懷不若無懷無懷而後能出入于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中而不改其疏水曲肱之樂雖然詩亦有之子懷明德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是則古之善用

其懷者亦未始非聖人所樂與也。袁先生其知之矣。此卷爲先生裔孫啟蕃從杭人贖歸者。啟蕃歿。令弟又愷因先尚書公跋中有屬其勒石之語。將爲兄了未竟之緒。屬予書其顛末。予因推廣支山之悵爲之跋。

袁氏家書跋

宋康節先生詩云。誰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而梭山陸先生作居家制用上。下篇論治生之道。綦詳。然則儒者之學。所以自理其身家者。蓋亦有術矣。豈必衽褐不完。室人交謫。乃爲高尚哉。予觀袁氏胥臺僉事與令子吳門副使往復家書。慨然想見古者無逸。豳風之意。宐其進退。綽然沒世而食其德者。且未有已也。書中述當時米價。或三錢。或四錢。

至七錢不等。蓋計石論之如此。其在于今且四五倍不止矣。穀貴傷民而謀生之路益艱。有斯人之憂者。將何以圖其後乎。

徐文長字卷跋

昔人謂文長書胚胎米氏。然予觀其桀驁之氣。殆未肯低頭海岳者。陳同甫所云推倒一世之豪傑。開拓萬古之心胃。此卷蓋庶幾焉。惜其學道不終。病狂以歿。嘗自謂讀首楞嚴。有得。楞嚴不云乎。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吾不知文長所得視此何如也。

徐文長畫卷跋

天池山人寫生如海蜃嘘氣象。樓臺如麻姑擲米。墮地卽成。

丹砂不思議中天然涌現初非人力所能到識者寶諸

東林諸公手帖跋

程子有言東漢氣節一變可以至道夫人情莫切于生死至
生歿不足以動其心其于至道也何有象山先生曰者裏是
刀鋸鼎鑊的學問學道人不具此志骨則于利害得喪之交
且惘然無主求其任重而致遠也豈不難哉然志骨具矣苟
徒以氣節自畫不復知達天一路則亦終爲半涂之廢子曰
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其不謂此乎予錄東林諸公帖
其鄉馮顧高四先生已入別冊趙楊以降復類而敘之得若
千首由其所言以窺其所造視東漢諸賢誠可無愧要以程
子之說推之則一變至道特反覆手爾法界無邊願輸無盡

二林集 卷八
吾固知諸公不以所己能者自畫也。

五君子遺墨跋

右冊爲楊忠烈魏忠節繆文貞周忠毅周忠介書乾隆三十年春二月望有以此冊見示者予售而得之冊舊爲商邱宋公曄所集名六忠冊其弟二幅有詩三首無款識又失紙尾筆墨亦草草旁標副都御史左忠毅公未敢信其然也遂割去之其它無可疑者因改名五君子冊後有蒲人彭鵬奮斯跋跋言商邱先生撫吳時于古先正寸紙隻字羅而得之珍若拱璧所以顯忠遂良廉頑立懦者寓此矣先生言客有以宋時某某行書請售者吾愛其字而心薄其人遂舍之古今男子脊梁不自豎縱手挽飛鴻舞鶴其技與雕蟲等耳舊

斯之言如此烏呼豈不然哉然予竊怪奮斯初官科道時伉直敢言事後爲廣東巡撫耄矣乃以贖貨聞事見鉅玉樵觚牘以彼其人亦安能無愧于所言邪予旣病其人且其書亦劣遂削其跋俟吾黨數君子作爲詩歌以嘉歎之斯五君子之志也

跋楊忠烈遺札

予早歲志慕東林諸君子旣讀其遺書復訪求其生平翰簡先後得周忠介文文肅魏忠節繆文貞周忠毅諸公手札而楊忠烈札先後兩得之其一論楊熊獄事其一爲有司薦德行之士及節孝婦當褒章者予自得公手蹟益以想見公行事觀其筆墨之性廉直靜正冲然有餘頃之有自虞山來者以此卷見示其字體與予所藏同反覆觀不厭烏呼百年一

息爾人之所以歿而不亾者果安在哉。覽斯卷者其亦有聞東林之風而興起者乎。

周忠介公墨蹟跋

予年二十時以志節自厲。讀周忠介公年譜及婁餘集。輒慨慨感激。恨不獲生公之時。與公接茵席。共宴談。引我于青霄白日之中。而貺我以崑玉秋霜之潔也。旣讀公遺書。竊欲見公遺墨。久之或以東林五君子字冊見售。五君子者。楊忠烈。繆文貞。魏忠節。周忠毅。其一則公也。然短幅數行。不足以見公大槩。其後又得公與文文肅往來書一冊。則自其居京師。掌文選。及被逮至涂中。後先情事。一一吐露。其前三書有如置身萬仞峯頭。吐納雷霆。叱咤風雨。聞者莫不膽戰而魂驚。

被逮後諸書則又如處危波急浪中穩坐蓬窗嘯歌自得噫公之所養何如哉予與公既累世有通家好常欲訪公後裔道平背傾慕之誠潘子森干與周氏爲昏媾偶見此冊勸予以歸周氏予案被逮後諸書已盡登石刻意不忍割其前三書亦刻入婁餘集顧頗有節損因別爲一冊先以歸之其餘姑俟之異日爲之跋以見區區所以傾慕公者如此亦願周氏子孫世世保之無失也

朱德升告周忠介公文跋

昔周忠介公以闖禍被逮坐贓三千金其友朱君完天從之京師奔走吳橋定興乞貸諸公閒冀如數輸金得不死已而金頗集而公猶瘐死獄中矣予讀北行日譜輒愀然變容以

謂公孤忠介節。至死不渝。固已自靖于人臣之義。乃其至性。激發周旋。患難屹然樹交道之坊。若朱君者。亦當日一人而已。頃復從公後。嗣得讀朱君德升告公文一卷。肝腸如雪。血淚淋漓。非生歿之交。不及此。烏呼。不知其人視其友。非公亦何以得此于二君哉。日譜言開讀之變。閹黨欲羅織吾鄉士大夫。以德升尤與公密。指爲渠魁。將曳起大獄。賴徐公念陽言之而止。然則朱君之不以身殉公者。幾希矣。觀于斯文益信。子高兩朱君之義。惜史志所載時有闕略。故合而論之。如此德升名陞宣吳縣人。與忠介同學。又同年。舉于鄉。居父喪。以毀卒。私諡曰孝介。完天名祖文縣學生。

周子佩先生血疏跋

予讀周忠介公書餘集知公之向佛也蓋虔其被逮後與人書唯以冤親平等自釋此豈激于一朝之忿者所能幾哉既觀此冊費隱老人題字及公孫靖所述知子佩先生亦好爲方外之游其于老人實有支許之契其家教然也普賢行願品云菩薩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乃至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觀公父子間以忠孝因回向般若行于種種難行苦行疾入毘盧遮那妙莊嚴海讀是疏者卽作梵冊觀可也歲行盡矣竹窗雨霽轉罷鵲嚴偶從戚友家借得此冊披覽載周謹書其後如此

八日山莊

二林居集卷八

終